

安·謝·馬卡連柯

論共產主義教育

論共產主義教育

蘇聯 安·謝·馬卡連柯著

劉長松 楊慕之 譯

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書是蘇聯教育家安東·謝妙諾維奇·馬卡連柯的教育論文選集，是由蘇聯符·耶·格半爾曼、伊·斯·彼特魯興編輯的。

А. С. МАКАРЕНКО
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ВОСПИТАНИИ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В. Е. ГМУРМАН и И. С. ПЕТРУХИН
УЧПЕДГИЗ • 1952

本書根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教育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莫斯科俄文版譯出

論共產主義教育
〔蘇聯〕安·謝·馬卡連柯著
劉長松 楊燕之 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2號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修德閣路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定價：壹圓八角 字數：799千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6 插頁：5
1954年12月第一版
1955年6月第一次印刷
1—25,000冊
定價(6)2元



安·謝·馬卡連柯

稿件

目 錄

第一編 蘇維埃人道主義的力量.....	3
蘇維埃人道主義的力量.....	3
論個人與社會.....	6
壯麗的紀念碑.....	11
幸福.....	15
高爾基對我一生的影響.....	19
第二編 教育的一般問題.....	33
教育的目的.....	33
第三個十年的前夕.....	44
意志、勇敢和目的性.....	47
教育家莫名其妙了.....	53
論共產主義的道德.....	64
共產主義的教育和行爲.....	81
第三編 教育工作的方法.....	107
兒童工學團工作方法的經驗.....	107
教育過程的組織方法.....	140
集體的組織結構.....	140
分隊的自治.....	143
自治機構.....	147
全體大會.....	150
集體中的會議.....	153
衛生委員會.....	157
積極分子.....	161

紀律與制度	163
懲罰及影響方法	170
核心	177
物質部分	179
新生	188
文化工作	193
前景	199
集體工作的作風	206
教導員的工作	211
畢業	222
第四編 蘇維埃學校的教育工作	225
普通學校的蘇維埃教育問題	225
第一講 教育方法	230
第二講 紀律、生活制度和獎懲	254
第三講 個別影響的教育方法	287
第四講 勞動教育。集體的關係、作風和步調	315
蘇維埃學校裏的教育問題	350
學校裏學生的性格教育	356
家庭與學校的兒童教育	361
第五編 教育經驗中的若干結論	399
我的教育經驗中的若干結論	399
安·謝·馬卡連柯的結論	414
關於我的經驗	424
我的教育觀點	451
從工作中得來的經驗	484
附錄	501
馬卡連柯的生平及其創作年表	501
注釋	510

第一編 蘇維埃人道主義的力量

蘇維埃人道主義的力量

莊嚴的蘇聯國土被兇惡的法西斯黑暗勢力和戰火的最初閃光包圍着。

人類再一次的大屠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我們的周圍準備着。

世界史上空前的事業實現了：經過幾十年的階級鬥爭……在過去曾是貧困和落後的俄國的平地上，光輝燦爛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成長起來了。它是被一代優秀的人們的英勇鬥爭、被他們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的天才所創造的。社會主義每天都在把人類新的幸福的宮殿更高地向天空升起，社會主義以莊嚴寧靜的新人格、新文化、新藝術震撼了全世界。

蘇聯文學就是這種新的人類的思想在藝術上的反映。

蘇聯的生活、它的每一個功績都是整個人類的事業。這個事業在根本上對自己的正義性充滿了最深刻的信心，這是解放的事業，人道主義的事業。

蘇聯文學最偉大最完美的特徵之一，就是經常不斷地、永無窮盡地發出人道主義的呼聲，反映善良的人們在全部歷史時期中所憧憬的人類希望的最美好的希望。一九一六年，在世界大屠殺的最黑暗時期，瑪雅可夫斯基說：

他，
我所歌頌的那個，
自由的人——
來到了，
相信我，

相信我！

他果然來到了——那個自由的人！

在最近的幾次慘重的戰爭時期，在全世界面前所展示的我國文學的人道主義，將有一天會被認為最驚人的革命現象之一。我們偉大的人道主義的宣傳的力量在哪裏呢？它的自信力在哪裏呢？

我們被垂死的帝國主義的瘋狂勢力包圍着。在烟囱林立的魯爾，在貧瘠的意大利田野上，在‘多災多難’的阿諛諂媚的波蘭國度裏，在被劫掠一空的擁擠的日本城市裏，歷史上最後的資本主義者渴望着戰爭。他們從四面八方向着煤、向着鐵、向着機器、向着石油、向着糧食伸出貪婪的魔爪。

每一個法西斯國家在臨死前感到致命的絕望的時候，都叫囂征服世界。無論是希特勒也好，墨索里尼也好，日本的軍閥也好，都是這種普遍叫囂的產物。

我們高舉着人道主義的旗幟反對世界上這羣瘋狂的匪幫。

這一點再一次地表現着我們歷史的健康——戰無不勝的年輕的社會主義的健康。

只要看一看我們文學的一種題材，就可以看出我們和他們之間存在着非常明顯的不可逾越的鴻溝。

在蘇聯文學裏，有很多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是以建設和工業化為題材的。工廠的車間——就是那些巨大的建築物、機器、起重機、掘土機，這一切在西歐作家的想像中，都看作壓迫人類和使人類衰弱的標誌，看作貪婪的、無情的、無原則的摩洛赫（是古代腓尼基、以色列國家的宗教的太陽神，它愛吃燒死的小孩子——譯者）的化身——在我們這裏被推崇得像聖殿一般，膺受着新的人們的愉快同情。在他們那兒，從車間裏產生了掠奪的貪慾，產生了剝削者貪得無厭的慾望，在我們這兒只是產生戰勝自然的力量，不斷地增加全人類財富的

力量。在那兒奔忙於機器之間的是被迫生產一定數量產品的具有技術的奴隸，而駕馭着我們的機器的却是自由的主人——人。所以很自然的，在他們那兒機器和財富產生戰爭，而我們這兒，却產生關於統一的幸福的人類思想——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想。

我們文學的人道主義不是在括弧裏順便提一提的形式的願望，它不是文學的裝腔作勢，它在我們的題材本身裏，在作者的聲調和他的社會主義的情感裏。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有充分權利可以被稱為人道主義的現實主義。因為我們的現實主義是建立在樂觀的信念上，建立在我們全部生活的愉快的調子和對人類解放的預見上的。

因此我們的人道主義可以從我們文學的字裏行間看出來。不論我們的文學講什麼，講我們的建設的‘明天’，講‘東方’未來的戰爭，講美國的貧民窟，講優秀的少年先鋒隊隊員的生活，講流浪兒的改造，講愛情，講嫉妒；講征服北極以及講普希金的童年時代，讀者從每一頁中都看見自由人類的面貌，未來世界的面貌。並且這種面貌以及它的自信的喜悅比之張牙舞爪的法西斯主義更有威力，更使人信服！人道主義的旗幟，不是仁慈的空想的旗幟，而是不可戰勝的力量的旗幟。

因此我們的人道主義完全沒有調和的思想，它沒有那種毫無作為的口頭上的和平主義的氣味。

假如戰爭一旦爆發，我們的公民和全世界的公民將在人道主義的旗幟下沉着地擰掉任何法西斯敗類的頸子，不管它打着哪一國的國旗來進攻蘇聯。而這種勝利將是歷史上人道主義的勝利。它將是海涅所理想的那種勝利：

我將要爲人類，
爲天賦的，
人權，
跟犧牲們作鬥爭！

論個人與社會

很想找到一些特別富有表現力的詞句，來正確地評價我們極其光輝燦爛的時代。這是很難辦到的。爲了辦到這一點，也許需要關閉上某種巨大的開關器，把我們目前迫切的問題都熄滅和忘掉，以便可以站在世界的廣場上聽領袖的講話，聽人類的新讚歌。

但是，生活和我們一道前進，無論是在生活的音樂和生活行進的聲音裏，我們都聽得到斯大林憲法的語句。將來的人們一定會羨慕我們，他們從這種生活和革命的結合上，看出我們的卓越時代的全部偉大、壯麗和力量。

可是我却羨慕將來的人們，甚至羨慕那將在二四三六年讀歷史教科書頭幾頁的學生，在這種教科書裏將要寫着：

‘人類歷史分作兩個時期：斯大林憲法以前的時期和斯大林憲法以後的時期……’

我羨慕這個學生，是因爲那兒童的眼睛比起我的眼睛能更清楚地看見我們時代的真正偉大，是因爲，幾十代的學者們，千百個解放了的人類的光輝天才，將給這個學生闡明並指出包含在蘇聯根本法的簡潔詞句裏的最深刻的真理。

實在令人驚奇：憲法草案公佈後，已經六個月過去了，我們能把它背誦出來，在學習它的時候，有很多體會，並且已經深思熟慮過了，但在十一月聽了斯大林同志的報告後，擺在我們面前的憲法好像是一個新的東西，我們看見了許多以前沒有看見的東西。

我們望着克里姆林宮，不僅看見了我國的根本法，不僅看見了被提出的我們的勝利總結，還看見了人類新哲學的光輝，在這光輝裏燃燒着的不是人類幻想的火焰，不是走向幸福的號召，而是現實的精確的藍圖，是爲哲學所不慣說出的事實構成的、平凡而使人信服的路綫，因此

這光輝就越加燦爛了。

是的，我們現在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多地想到幸福。關於一切人們幸福的主題，關於人類、個人、社會的主題，——這個主題對於我們愈來愈是現實的了，它已經成為我們實際的主題。我們應當成為哲學家。在我們的眼中，最質樸的人、最冷靜的人、最實際的活動家都在高瞻遠矚，展望未來數世紀的遠景。蘇聯廣大的人民羣衆，現在不僅體驗着對勝利的感激和快樂心情，而且體驗着巨大的哲學的激動。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幾乎按記錄體裁’寫成的歷史文件，彷彿在我們面前打開了廣闊的真理大門，不久以前，這真理的大門還是被一大堆歷史的錯誤以及人類在歷代解放鬥爭中所遭受的慘痛失敗所堵塞着的。因此，關於幸福的主題便變成親切的主題了。多少世代以來人們在尋求幸福，多少仁人志士爲了尋求幸福斷送了頭顱，人類爲了尋求幸福所遭受的犧牲是多麼巨大啊？！

現在，在斯大林憲法的光輝照耀下，突然看清楚瞭什麼是幸福。原來這並不是超越的範疇。它甚至可以很容易地用數學的公式表示出來。在斯大林憲法中，幸福是用兩個因素——個人與社會——的簡單結合來解決的。

很難描寫那一大堆亂七八糟的錯誤、愚蠢、胡說、欺騙和狂妄，這些在蘇維埃時代以前是用寫着‘社會和個人問題’的破爛的布幕遮蔽着的。

在這張布幕後面，不是給我們表演瞭許多魔術、把戲、玩過許多花樣嗎？說什麼對鄰人的愛啦，什麼對路人的愛啦，什麼超人啦，又是什麼‘人面獸心’啦，什麼‘不要抵抗惡’啦，什麼‘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啦，甚至什麼‘各掃門前雪’啦！

多少世紀以來我們對這種表演已經看得有些發呆了，在我們當中有許多人甚至相信它。人類的巨匠——托爾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果戈里、維爾漢（1855—1916，比利時詩人，劇作家，批評家——譯

者)——都曾在這個耍藝場旁邊碰得頭破血流。

要知道這只是一面布幕，實際上只是一個耍藝場，在這裏隱藏着剝削社會的思想家多年的騙局。斯大林憲法像探照燈一樣，照明了這個地方，使得我們看出它的內幕。這樣一來就變得很明顯：只要把每個人當做人看，那末個人問題就可能解決。如果說只有某些特別選出的人才是個人，那麼也就沒有個人問題了。在莫洛托夫同志的演詞中卓越地說明了這一點。在吃人生番那兒能夠有什麼樣的個人問題呢？在這種情形之下能不能說：這一個個人吃掉那一個個人呢？在人吃人的條件下，提出個人問題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但是關於社會問題是不是會好一些呢？那種在我們這裏已經變得普通而平常的社會觀念，在生番世界的條件下是不合適的，是搭配不上的。試一試在蘇聯人中間突然說：克虜伯工廠的集體。即使一個不懂得社會學的蘇聯公民也能感覺到‘集體’和‘克虜伯’兩個詞放在一起是不倫不類的，我們已經很清楚地知道什麼是‘集體’。當然，這不是像一些曾傾向不久以前才壽終正寢的兒童學的怪人所教導的：‘對於某些刺激物都發生同樣反應的個體的集合。’集體是由於目的一致、行動一致而結合起來的、由管理、紀律和負責任的機關所組織起來的勞動者的自由集團。集體是健康的人類社會中的社會機構。這樣的機構在資本主義世界裏的市儈是不能想像的。至於我們所了解的‘社會’這個名詞他們是更難想像的。我們還算勉強地能夠理解這些從外國聽來的概念：‘宮庭’、‘社交界’、‘貴族’、‘高等社會’、‘中等社會’、‘下等社會’、‘平民’、‘賤民’。試問可以把‘社會’這個詞歸併到這些類別中的那一個類呢？在什麼樣的滑稽戲班子裏，在什麼樣的滑稽戲裏，才能把這些分子拼湊在一起，並把這有爆炸性的混合物叫做社會呢？尤其是：夢想這樣的整個社會會有幸福，那是多麼荒唐啊？

要知道，在西方仍然有人有這樣的幻想。他們幻想幸福、談論幸

福，並且答應最短期間就把幸福準備好。甚至亨利·福特有一次也研究這個問題。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大致這樣說過：用立法是不能給人類帶來幸福的；建設性的創造才能帶來幸福……

不言而喻，福特先生是中傷我們的。他把我們的革命說成立法，說我們給人類帶來幸福的企圖是無望的。並且說，福特本人以及在他‘出色的’工廠裏的‘出色的’設計師才給人類帶來幸福。但首先得到幸福的，當然不會是福特工廠的工人，而是他的汽車的買主。汽車就是幸福。

可是，從福特先生的創作中是得不到什麼結果的。在經濟恐慌的年頭，成千成萬的人在漂亮的馬路上坐着漂亮的汽車去向別人乞討。除了福特本人以及少數和他類似的人之外，無論多麼好的汽車都不能給任何人帶來幸福。

雖然，福特先生的幻想遭受了慘敗，但必須承認，他的意見已經離真理不遠了，‘建設性的創造’給人類帶來了幸福。但這種創造是叫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在我們的憲法每一行中，我們都看見天才設計師的工作，並且這個創造的對象就是沒有引號的社會。單單用立法是不可能建立這樣的社會的。頒佈禁止失業現象的法律是可以的，但只有空前的雄才大略才能在國內創造使千百萬的勞動者一定能得到工作和失業現象永遠消滅的條件。如果不是‘建設性地’設立成千成百的休養所的話，法律是不能規定休息權的。

斯大林憲法是世界歷史中唯一具有最偉大的創造——新的人類社會——的歷史文件。

而且只有在這個社會出現以後，才能談得上解決‘社會和個人’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靠熱烈的說教、呼口號或提出原則所能解決的，只有在偉大革命的創造性工作過程中才能解決，這種創造性的工作對最

瑣碎的事都經過深思熟慮，而且都是絲毫不苟地做成功的。

這個社會是這樣的嶄新，這樣一個原則上的嶄新現象，拿它和資本主義社會來作任何比較是完全不可能的。這個現象的各種細節，是西方的明哲之士所不能了解的，因為這些細節，在他們可憐的經驗中是從來沒有過的。

就拿我們統一的和唯一的共產黨做例子來說吧。這對我們說來，是這樣無可懷疑，簡單明瞭：只有統一的布爾什維克黨、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先進部隊才能最輝煌地、最有效率地、最經濟地從事社會主義建設。黨是這樣天才地設計和組織起來的，它和整個社會機構又這樣相適應。

西方的明哲之士很難理解這些事情。一個一輩子只坐牛車的人是很難理解為什麼汽車能不用油刷和油壺。爲了聽不見刺耳的軋軋之聲而塗抹在資產階級民主車輪上的並且諷刺地被稱爲自由的那種謊言、陰謀、勾心鬥角的複雜混合物，在我們社會裏既不需要也不會有的。

我們對黨熱情的信賴、我們的經濟制度創造了前所未見的個人自由，然而這並不是西方人們所空談的那種自由。有帶引號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有車原上遊牧人的自由，曠野中垂死的人的自由，荒僻的農村裏酗酒的流氓的自由，同時也有確切認識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前途的完善社會的公民的自由。

當然，我們是要選擇後一類型的自由的。因為在我們這裏‘個人與社會’的矛盾不僅是在自由問題上獲得了解決，而且在紀律問題上也獲得了解決。

正是紀律才能把社會和無政府區別開來，正是紀律才能決定自由。‘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句簡短的話反映着社會主義社會紀律的嚴格的和堅固的制度，沒有這種制度就不可能有社會，也不可能有個人的自由。

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是把‘個人與社會’問題和個人行動範圍的大

小聯系起來看的。這種行動範圍的舊法律只是由於它們是不現實的，就已經有缺陷了。資產階級憲法所規定的行動範圍的大小是爲了空想的、脫離社會的、抽象的個人規定的。對於這樣的個人，是沒有任何東西妨碍他在行動方面建立非常廣泛的範圍：‘使用和濫用’的自由，勞動或者悠閒自在的自由，大吃大喝或者餓死的自由，住茅舍或者住宮殿的自由。毫不吝惜，一切都准許個人去做——的確算是最廣闊的‘活動範圍’了。但這一切只是指抽象的個人而言。生活在資產階級‘社會’束縛下的真正現實的個人，絕大多數有極其微小而可憐的行動範圍：從一方面的餓死的恐怖到另一方面的無可奈何的憤怒。

在我們的社會裏，規定了很多界限；個人，不管他的貪慾多麼大，是不能越過這些界限的。礦藏、田野、森林可以歸個人所有嗎？——不可以！它們是屬於全體人民的……什麼事也不用做嗎？——不行！‘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對於剝削者，對於某種‘超人’，確實是感到苦惱的，是無路可走的。但是對於我國現實的、生氣勃勃的公民，對於勞動者說來，行動的範圍是很大的：從愉快的、自覺的、跟別人的勞動完全和諧一致的創造性的勞動，直到愉快的、生氣勃勃的、不受任何孤立生活和良心的痛苦所毒害的幸福生活。

在蘇聯，個人與社會所以是幸福的，因爲它們的關係是用天才的理智、最高度的忠誠、最大的精確性設計成的。雖然我們的憲法並沒有提到‘愛’字，但是，在人的全部歷史中，它首先現實地提出了‘人’字。

壯麗的紀念碑

在哈爾科夫的‘費·艾·捷爾任斯基兒童勞動公社’，不僅是一個在自己的旗幟上帶有這個名字的最好的教育機關；在一切的活動中，在每天的生活中，在兒童集體的複雜關係中，都反映着和復活着費·艾·

捷爾任斯基的形象。公社是優秀的新人物在生氣蓬勃的運動中的一個生氣蓬勃的組織。正因為如此，公社首先給人以巨大藝術力量的印象，它的生活是以非常天才的表現力雕塑成的，這種表現力我們通常在藝術作品中才能遇見和發見。因此，談到公社的時候，就不能不談它的發起人，談那些雕塑這麼壯麗的紀念碑的人們。只要到過公社一次，只要稍一接觸公社社員的生活，立即就可以從公社的建築物的每一塊磚頭裏，從透過它的每一道太陽光綫裏，從花壇上的每一條綫條裏，特別是從三十個社員分隊的生活裏，從他們的日常生活、傳統、規則中，從這個集體的高尚的合乎人情的風格中，看出有多少深刻的思想、多少關懷、多少仁愛和趣味。

社員的歷史正像費里克斯·艾德蒙道維奇的生活一樣的美妙：整整十年來公社不知道有所謂失敗，不知道有所謂腐朽或者精神頹喪，在公社的歷史上沒有一天是辱沒過捷爾任斯基這個名字的。但所以能够做到這點，並不是因為進到公社來的是什麼特殊的、健康和快樂的兒童。進到公社來的正如捷爾任斯基所說的那樣：‘由於掙扎和貧困，糟蹋了多少人啊！’

有一次捷爾任斯基在如此簡短而富於表現力的話句中表現出他對兒童偉大而純潔的愛：‘當你看着孩子的時候，你就不能不想到——一切爲了孩子。革命的果實不是給我們，而是給他們。’

肅反委員會工作人員給予這些被摧殘了的兒童的，不是扶養，不是傲慢的施捨，不是對人們不幸的假仁假義的同情。他們給予他們的正是捷爾任斯基以如此合乎人情地說出來的那些東西，即是把我們國家一切最寶貴的東西——革命的果實，從鬥爭和苦難中得來的果實——給予他們。而在這些果實當中，主要的不是嵌木地板、不是鮮花、不是充滿了陽光的美妙的房舍。主要的是對待人的新的態度，人在集體中新的立場，對於集體新的關心和新的注意。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來到公

社的被摧殘了的兒童才不再被人咒罵爲‘小癩三’。他們成爲公社社員。他們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因爲社員在公社裏所走的道路就是意義重大的運動圖樣：你來到公社，——你不過是一個學生；但你已經走在前頭，——因爲你獲得了公社社員的稱號，最後，你要帶領別人，你要向前奮鬥，你要清楚地認識，爲什麼而奮鬥，——因爲你獲得了捷爾任斯基公社社員的稱號。走這條道路不是那麼輕易的，因爲走輕易的道路就會造就出輕浮的人，而捷爾任斯基公社社員們的見解很對：‘人不是塑成的，而是鑄成的。’

這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却是一條始終不變地愉快的、朝氣勃勃的勝利道路。鋼鐵一般的捷爾任斯基公社不僅善於在自己花團錦簇的輝煌宮殿裏培養朋友的微笑，不僅培養美好的、溫暖的同志般的言詞，而且還培養布爾什維克的嚴厲的言詞，鐵的要求以及不屈不撓的原則性。它裏面的生活，就像鏡子一樣，反映出捷爾任斯基的人格，偉大的人道主義的人格，樸素的和善良的人的人格，而同時也反映出嚴峻的戰士、鎮壓反革命的人員的人格。因此捷爾任斯基公社的道路永遠是並且將來也是這樣自信和這樣布爾什維克式的，因此它才能那樣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一個主要任務——救助兒童。

但可惜的是，在我們的社會中很少人知道公社的生活，也很少人看到公社社員善於如此光輝、如此沉着地完成美妙的工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黨和政府作出關於完全消滅流浪兒現象的決議的時候，公社裏有五百個社員。在幾個月當中，又進來了五百個，他們都是從街頭、從法院、從教育失敗的、精神墮落的家庭裏來的。現在只有非常有經驗的眼光才能夠分辨出哪些是經過考驗的老社員，而哪些是剛剛安頓下來的新生。公社裏早就取消了教導員機構，但是，當接收新的五百個人的時候，沒有一個社員張惶地提議道：我們無論如何得請教導員啊。